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飲冰室文集卷十七

新會 梁啓超 著

學術下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爲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爾操觚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彈數月，恐聽者惟恐臥矣！以此二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幻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印後六百年，而馬鳴論斯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新陳那護法諸大德

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

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閣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

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hales稱首生魯儔，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Anaxtma

ndros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道者也。

生魯宣間芝諾芬尼Xenophanes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

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Herakleitos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

薩哥拉Anaxagoras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Demokritos倡

阿屯論。即莫破質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k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

王八年柏拉圖Plato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代

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Antisthene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

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is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

伊壁鳩魯Epikuro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二十七年王阿克西拉Arkesiaos倡懷疑

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

希臘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

運茲三士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殽異；而其口菁英之磅礴發洩，如

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凰鳴。嗚呼！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唯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伯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

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爲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實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誓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羅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昌自由政策，
Trade 孟子闢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由地球生計學，
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史學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

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次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

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而合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輾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時艱，立其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互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日『論理 Logic 想思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為因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讀而希臘自芝諾芬尼

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

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述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

學終不成一論柄但其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遠矣。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

希印二王！試舉一物兼愛何故孟子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夫為我何故與無

讓之心皆有其物苟愛性惡無父同性好利是則爭奪不能生而辭讓亡其理也。孟子曰：『天下有義，義之

與斷之者，皆相與欲之。天欲則憐，憐則欲，欲則惡，惡則爭，爭則不能生而辭讓亡。其理也。曰：『天下有義，義之

則生無義則死。何惡則憐，憐則欲，欲則惡，惡則爭，爭則不能生而辭讓亡。其理也。曰：『天下有義，義之

也。云云。語中墨死何惡則憐，憐則欲，欲則惡，惡則爭，爭則不能生而辭讓亡。其理也。曰：『天下有義，義之

大抵西人不能言也。然就其主之立言，其義亦一定。廓然古書之際，則此可以欲知。其生而惡其死之

有良將鍵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為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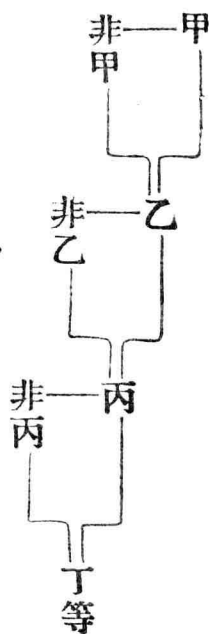
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為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

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 Language Grammar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培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恆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賾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闕，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的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施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

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之與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施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已說出，以執其中。已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已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聖此調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羣言殺亂衷諸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

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睹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根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博煥，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貫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敎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論，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戰論，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妬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

蠡賊耶？梭格拉底被戮於雅典，僇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僇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撫其陳蔡之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析，而惟務以氣相矜，以權相凌，然則焚阮之禍，豈待秦皇穀中之人，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慚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腳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

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罪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視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士里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先王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饕餮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欲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十年來，孔教

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其日。故此段暫付闕如。著者附識：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典也。是故政治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派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歸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論定義公例者，

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位上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勵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非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敘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頤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已立於此，勢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詭，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

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洩溺。及至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筭且飴，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

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茫，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可復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赴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續第九號）